

永远的童年

□董改正

路过街心公园时，隐隐听见吉他弹唱。循声而去，只见转弯处的绿荫里，有个老者怀抱吉它，坐在被风雨剥蚀得斑驳烂的木椅上，边弹边唱：“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……”

他的嗓子嘶哑，声音苍老得如同他满脸的皱纹。他闭着眼睛沉浸其中，对周遭的声音不管不顾，对我这个唯一的听众置若罔闻。他应该是藉着歌声的指引，就像借着萤火虫的指引，走进了他遥远的童年。风摇着树，摇着花，摇着阴影和斑驳的光圈，如同水光般粼粼，在他四周游弋、晃动，却依然闭着眼，就像一条条忘记摇鼓的鱼。

是的，时光如水，每个人都

是水里的鱼。这个年近耄耋的老者，在这个仲夏的上午来到这里，就像一条鱼溯洄到最初的水口。这个公园建好才二十年，这里应当不是他童年的发生地，最多是往事的遗址。他需要闭上眼睛才能让光一心一意地照亮心灵，他需要少年的吉他才能召唤往事。往事也如鱼，一条条浮现，在他的脚边，在他的心里，它们的嘴吻，轻轻的，痒痒的，啄得他的一紧一紧，疼。

他流下泪来。光斑恰恰照亮了他的脸。浑浊的泪珠。从清晨开始，经历过村庄、田野、荒原，饮过鸟，饮过小兽，饮过朝霞暮霭晚烟，灌洗过云，灌洗过最日常的日常，梳理过水草的流苏，磅礴过桃花汛的激情，也曾枯瘦成秋水，还映照过芦花飞雪，这样的一条河，哪能清澈如初？哪能清甜如初？

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山里面有有没有住着神仙？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，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……”

他的声音温柔起来，他的嘴角扬起了微笑。这些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啊，但是却如薛定谔的猫，在得到一个“确定”之后，坍塌了无数的“可能”，无数的玄想，世界骤然变小。走过十年的路才知道，人生又岂止是为了“答案”，人生哪里就有“标准答案”，更多时候、更多情况下是：

我路过世界，世界路过我的心，留下的，遭遇的，感知的——美、爱和感，而最动人心的，正是那初心，是那童年。

就像此刻，光影里有他，有他的音乐、嘶哑的歌声，有他怀抱吉他的美好；而他，他的心里五彩斑斓，自由丰盈，他的童年里，也当会有绿影摇曳，歌声响彻。那时候他的歌声啊，当如清泉滴沥，如乳燕啁啾，如鸽哨挂在碧空，如荷上清露，滴溜溜地转。

不知何时，我的身旁聚集了七八个听众。他们如我一样，如树一样，如摇曳的光斑一样，如天云一样，静静聆听。每个人都是一条河，都会流向大海，消失在浩瀚之中，在日夜不停的奔赴之中，哪条河不会想念最初的小溪口、河口呢？我听见了轻轻的叹息，啜泣，都是河流的声音。光斑晃动，时光恍惚晃到四十年前。

“你起来唱一下。”瘦长的校长指着我说。

我那么紧张，又那么渴望，那是我最喜欢歌的歌。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草丛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……”我站起来，瞥着窗外，风轻轻摇着树，蝴蝶在风中睡着了。

我听见了自己的歌声，已然沧桑。我听见更多的和声，还有风声，还有光摇曳声。时间里的这一切，都有自己的童年啊。永远的童年。

生活的仪式感

□青丝

久的荒诞。

心理学家认为，仪式感能帮助人与身边环境建立联系，就像国外有些球员进场时，是哪一只脚先踏入，都有固定仪式，这并非单纯的迷信，而是让人获得掌控感。清末，徽商张传声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，因无实缺可补，他每日清晨漱洗完毕，就身穿官袍顶戴从内室出来。值守在中门的仆役敲响云板，吆喝大人到官署办公了。外堂的仆人端上茶水，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禀告某某某见客，其实一个人也没有。张传声喝完一盏茶，门卫又高喊仆役伺候，大人要从公堂下来了。每天重复完相同的仪式，张传声才出门做生意。人追求意义的愿望越强烈，就越容易用仪式的投射来填补空白。

仪式感也可以有效缓解独处的痛苦。疫情期间，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厨艺，晒多肉植物，而传说的“NASA立扫把挑战”，就吸引了数百万人在家里竖扫把。西班牙电影《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》有一句台词：生活就像一条恶犬，你一旦流露出恐惧，它就会朝你扑过来——仪式感就是驱离这条恶犬的武器。

也有人说，这些仪式感都是可有可无的噱头，是很无聊的自嗨。但利用各种仪式自我加戏，从平庸的生活中创造出一方有趣的小天地，才真正属于我们。



L 仪式 周文静/摄

电话里的母亲

□蒲建知

自从有了手机，母亲几乎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只要有空，她就总喜欢掏出手机来看看，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对着手机唠叨上半天。因为母亲听不到铃声，我帮母亲把手机调成了振动，而且跟她约好了每天通电话的时间，所以每到晚上，母亲就会一直把手机握在手里。

只要手机一振动，母亲就知道是我或者她的儿媳打电话给她了。这些事都是母亲目前唯一的邻居——我的一个远房嫂子告诉我的。

每次，电话刚接通，母亲就会在电话那端欣喜地问：“是我家阿建吧？你们都还好吧？我的两个宝崽（孙儿）也都还好吧？”尽管，我知道母亲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但每次，我都会百感交集地对着话筒大声回答：“娘，我是阿建。不用担心，我们都很好！您的两个宝崽也都很好！您要好好保重身体……”几乎每一次，母亲在电话那端唠叨完了日常琐碎和对我们的牵挂、思念之后，总会喃喃自语：“又关机了！这电话怎么老是关机？我还想听我孙子孙女唱歌呢……”只因听不到我们的只言片语，年迈的母亲总误以为电话老是自动关机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是哀叹良久才无奈地挂掉电话。我的心在猛烈地抽搐着。许久，许久，我才用嘶哑的声音安慰母亲：“娘，您不要担心这些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您老人家会长命百岁的！”

“阿建，你们讲什么我一句也听不到。娘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能活一天算一天。你和阿云要带好两个孩子……放暑假你们一定要带两个孙儿来看我……”我无助地点着头。

“哎，怎么又关机了？这手机老是要关机……”母亲还在电话那端喃喃自语。

我痛楚地挂掉电话，移步到窗前，朝着家乡的方向，心里默默地祝愿：娘，您要保重身体！暑假，孩儿一定带领全家人一起回老家来看望您！

一碗甜面条

□文端

没错，我喜欢鹅城的公交，非常喜欢。鹅城被誉为“半城山色半城湖”。初来乍到，就喜欢上了，恋上了，一晃就是二十载。我时常暗笑，竟然不可思议地恋上了一座城的公交，这跟我会不会开车完全没关系。

我住江北，离市区有段距离。小区附近有三个公交站台，最近的站台就在楼下，靠近小区南门，从正门走到南门要绕大半圈，得好几分钟，可是经过这个站台的公交线路少，要进市区，游西湖，爬高榜山，或是走红花湖，就要去更远的站台。平时出行，无论远近，只要公交能够到达的地方，我都不会叫的士，也不会滴滴打车，而是选择公交出行。在我眼里，公交是城市的精灵，像长了翅膀的鸟儿，从这头飞到那头，兜个圈，又从那头飞回这头，十分惬意。我就是如此不可理喻地恋上了这座城市的公交。

我喜欢在车上自由思考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，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之一。上班的地方有些远，坐公交需要一个小时左右，一来一回就是两个小时。在这两个小时里，我是完全自由的，什么也不用做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唯有尽情地思考。每天，我的思考伴随东边的晨曦，日升而起，伴随西边的斜阳，日落而息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思考成为了一种习惯，一种自觉，甚至是一种嗜好。在运动中思考，就是在动中求静，在

动中取静，这种思考如同一缕轻柔的灵感，不经意地出窍而来，又悄悄地顿然而去，我想抵御都抵御不了，想挽留又挽留不住。这种在运动中思考所得的境象，总能滋生不同寻常的美感。

我喜欢在车上洞察人生。公交车上，除了司机和售票员，每天面对不同的新面孔。上了车，你可以选择闭目养神，也可以微眯双眼，有意无意地进行观察。我喜欢在车上观察不同的人，不同的面孔，留意不同的细节。当然，窗外的风景和马路两旁的绿化带也不错，特别是在红杜鹃盛开的季节，一簇一簇，在园艺师的裁剪下，像女人的腰肢，那么的圆润，那么的饱满，那么的惊艳。这让我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每一天都是美好的。

我喜欢在车上感知温暖。人与人见面打个招呼问声好，伤害他人时说声“对不起”，方便自己时说声“谢谢”，这些最基本的礼仪和常识，随着当下快节奏的生活，被有意无意地简化和省略，甚至成为了难以开口的新鲜词。而公交上，却总能遇到善良的事情，看到美好的面孔，听到温暖的话语，比如给陌生人一个笑脸，点个头，问声好，说声“谢谢”。每一个人都有“向善”的一面，公交正是体现品性的地方。

我时常想，是什么原因让我爱上了这座城的公交？也许，答案很简单，是这座城市的温度，而公交是她的体温计。

一生吃过的面条难以胜数。如今生活好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海鲜面、牛肉面、卤味面、素面，甚至全国各地的特色面，什么样的面条没吃过！而我一直就想吃一碗红糖甜面条。当然，我随时都可以做来吃，但每次做了，总觉得做得不地道，味道比记忆中的那碗甜面条差远了。

那时我大概八九岁，邻居的阿婆送来一碗面条，用一个我们叫大碗公的大海碗装着，面条是用红糖煮的，上面还撒着几粒乌豆。在我老家，谁家添丁，左邻右舍就会去送鸡蛋，孩子满月那天，那家人就会回赠一碗甜面。那天我奶奶接过来的就是这样一碗喜面。记得面条粗粗的，红糖放得很够分量，呈褐黄色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很高兴，虽然只有一碗，但至少我是可以分到几口的。不料我奶奶端进过去后，那碗面似乎就蒸发掉了，我等了一天，也没见它再现身。我满屋子找，踪影全无。

第二天，它也没再出现，我也就死心了。我也没问奶奶，因为旧社会过来的她还残留着一些封建思想，比如重男轻女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，父亲视我为掌上明珠，她却视我如草芥，处处都要让我明白我比那几个哥哥低一等，比如晚上我跟几个哥在他们的房间说话，就会听到她在另一个房间大喊：“阿妹！阿妹！过来！男孩子说话你也有份！见我站在门槛上，她会骂：女孩子不要站门槛！开饭的时候，她唤着那一个个男孩的大名，和颜悦色说吃饭了，却对我喝道：“阿妹，来祭奠！”（不太明白意思，反正是饿鬼或鸟兽吃饭的指代词），基于她一贯对我的态度，我知道如果我问她那碗面

的事，一定会被她骂我馋鬼。如今的女孩子总以吃货自居，在我们小时候，好吃是很可耻的事，如果一个女孩子给人很馋的印象，那可是很丢脸的，以后找婆家都会受影响。所以，虽然我很想知道那碗面的下落，但我不敢问。

得不到的东西是最好的，最令人耿耿于怀。那碗吃不到的甜面，竟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，永远在记忆深处泛着油润诱人的光泽。

从学校出来后，在镇政府上班。住在单位宿舍，吃在单位食堂。同事们大多家住单位附近，在食堂吃饭的人不多，晚上更是只有我和在外镇的阿勇用餐。厨工阿珠姐做的饭菜令人难以恭维，但再怎么难吃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吃下去，并从此练出绝不挑食的好习惯。吃不好，使阿勇触景生情回忆起小时候的苦日子。他说小时候很少吃肉，如果哪天家里有肉吃，他奶奶和姑姑就会拼命抢着吃，而让他们幼小的几兄弟眼巴巴地看着流口水；有时候，她们还会把好吃的东西藏起来不给他们吃。他的话让我很吃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奶奶和姑姑？虽然奶奶常在口头上“虐待”我，我却从没想过她会做这种事，也没怀疑过她对于她的男孙女孙有言语之外的偏心。但阿勇的话还是让我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原来世上的奶奶不一定都慈爱有加，还可以是自私冷漠。那碗红糖面条在我眼前一闪……

1996年夏天，奶奶走完了她94年的人生，带着她一生的悲欢苦乐，去往另一个世界，留下一生的点点滴滴，让子孙回忆。如果回忆是一篇文章，那甜面悬案是其中的一个小问

号，这问号是永远无解了。我没想到这个悬案会有破解的一天。前几天，我跟一个同乡闺蜜聊天，说到吃面条，我说我喜欢吃红糖甜面条，然后就跟她讲了那碗面，她说：“这碗面我阿嬷（奶奶）也不给我吃，因为咱们那里的习俗，这种满月甜面是不能给小孩子吃的。”原来是这样！我那对天地神明充满敬畏的奶奶，一向遵守生活中的一切禁忌，一碗小孩子不能吃的面条，她当然会像藏毒药一样地让你不可能找到。

总有一些事会成为人心的试金石。一碗面条，曾令我怀疑我奶奶是阿勇奶奶那样的人，今天也使我终于知道她们不一样，这令如今已不是小女孩的我老怀大慰。儿时的情景不由一幕幕浮现眼前，这个总是对我没好声气的奶奶，当家里的老母鸡下了蛋，她会一把按住我，把那个热乎乎的蛋使劲地在我脸上揉搓，说这样就会皮光肉滑；每当我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采草药、煲凉茶，细心照料我的总是她。我出去玩，天黑还没回家，她不安地走进走出，不停地叫我的哥哥们去找我……她就是在嘴巴上过了一把重男轻女的瘾，其实骨肉之爱一点也不会少。她对我跟对我兄妹们的态度的不同，就像她舀一瓢粪肥淋她种的蔬菜，却给她养的鲜花一瓢清水，品种不同，区别对待，她觉得理所当然，我虽然也习惯了，但从小到大，总是因此觉得她对我不够好。如今回头去看，心中一片澄明。心比嘴总是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

我又想吃红糖甜面条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做出满意的那一碗，尝一口，欣喜地赞叹：正是这个味。

